

巫峡春秋

中共巫山县委会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巫山县委会老干部局

贵州人民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二月

巫峡春秋

WUXIACHUNQIU

中共巫山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巫山县委老干部局

主编:邓元良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年2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巫峡春秋/中共巫山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巫山县委老干部局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2

ISBN 7-221-06143-2

I. 巫... II. 巫...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9016 号

巫 峡 春 秋

中共巫山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巫山县委老干部局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制: 深圳市莱英达工贸有限公司金星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80 千字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 7-221-06143-2/K · 699

定价: 28 元



巫山老县城



巫山新县城

邓元良摄

《巫峡春秋》编辑领导小组

组 长 王爱祖

副 组 长 向守谦 谭观银 石诗龙

成 员 尚 明 卢家平 刘 华 陈耀炳
邓元良 向 峥 方德宣

主 审 向守谦 谭观银 石诗龙

主 编 邓元良

特 约 编辑 龚清明 董健成 谢珍文

编 务 周 密

摄 影 邓元良 陈昆仑 向耀清



1950年1月，巫山县第一期地方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合影

石怀智收藏并提供



1953年春，巫山县早期的
区长们

邓元良摄

易继魁收藏并提供

巫山县地方干部训练班
健在的部分人员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巫山縣委員會成立紀念 1953.2.6.



邓元良收藏并提供



巫山县首届政协委员合影

巫山县首届政协委员合影

刘美智收藏并提供

1945年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
奉(奉节)、大(巫溪)、巫(巫山)农村工作组成员(12人)



卢光特



喻晓晴



何国太



贺德明



陈世府



张光朝



王国裕



周道纯

李纯思

邹予民

潘中

廖万清

张光朝提供

成为子女们学习的楷模。(时任团县委书记宣传部副部长)



(时任河梁区副区长) 凝重的誓言将永远激励后人。我的父亲邓德陞摄于他入党的日子。



邓元良收藏并提供

一个老党员的心声。

一个老同志的心愿。

巫山县第一届统计干部会议摄影 1952.5.30



巫山县第一届统计干部会议合影

刘美智收藏并提供

序

巫峡春秋

路是人走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在巫山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千百年来，演绎着一代又一代巫山人的动人故事。尤其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巫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拓者们，用对党的赤诚，对人民的挚爱，对理想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播种勤劳与智慧，挥洒青春和汗水，倾注生命与热血，写下了巫山文明与进步的春秋史话。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基于此，县委党史研究室、老干部局编纂了《巫峡春秋》一书。该书收录了巫山各条战线上的 20 位离退休老同志的 34 篇回忆性文章。这些老同志经受革命洗礼，目睹社会变革，见证巫山发展，阅历世纪沧桑，他们以质朴的文字叙述了珍藏在心中的往事。这些往事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是巫山革命和建设史的真实再现，而他们由此升华的人生感悟，更是我们年轻党员干部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易继魁同志的“我为自己五十年代与基层干部建立的友谊发展到下一代成为‘世交’感到欣慰”（《五十年代——纪律严明的时代》）；周维莲同志的“‘用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心态与群众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是群众的支持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智慧，才使我历经风霜而不摧，历经险阻而不垮”（《我与群众鱼水情》）；谢家国同志的“‘白天吃的三大坨，晚上睡的包谷壳，坐堂能断家务事，下地能干洋芋活’。这几句乡土味十足的顺口溜，我至今还记得。那是因为我十分珍视它，它来自山民对我们驻村干部最崇高、最质朴的赞誉”（《意真情更切》）；吴树业同志的“那个年代，不计较名利得失，无私奉献，兢兢业

业地工作,是我最难忘的”。(《我对文化工作的片断回忆》);刘美智同志的“相信我们的同志将以新城新的办公楼为起点,用新的作风、新的干劲、新的精神风貌,去创造新的业绩”(《告别老城的联想》);向承举同志的“明天会更美好”(《见证公交建设》)……这些语句,不着粉饰,自然道来,情理交融,喻警深刻,一语破的,意义深远,字里行间虽跳动着时代的音符,却凝固了永恒的真谛。

《巫峡春秋》一书涵盖了巫山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很多内容,涉及到工业、农业、交通、教育、司法等各个领域。她的编纂出版,是巫山党史研究的又一重大成果,必将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胜利闭幕之际面世,对于全县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非常明显的现实意义。

在《巫峡春秋》的编纂过程中,张光朝、戴披星等一些老同志不顾年事已高,欣然命笔,字斟句酌,反复修改,表现出了他们一以贯之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为我们年轻一代提供了很好的精神食粮。在此,我代表中共巫山县委,谨向这些老同志以及全县的老党员、老干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祝健康长寿!同时向党史工作者以及关心党史研究的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

巫山的过去,成绩斐然;巫山的未来,前程似锦。我相信,有十六大描绘的宏伟蓝图,有市委的安排部署,有全体老同志的言传身教,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一个环境优美、社会文明、经济繁荣、人民殷实的新巫山一定会巍然屹立于渝东门户。

2002年11月于巫山

目 录

序

| | |
|---------------------|-----------------|
| 五十年代——纪律严明的时代 | 易继魁(1) |
| 告别老城的联想 | 刘美智(6) |
| 调研在于求是——两次调查公共食堂的启示 | 张光朝(12)△ |
| 见证工交建设 | 向承举(16) |
| 整顿干部作风 | 曾庆康(18) |
| 我的早期革命回忆 | 崔殿升(21)△ |
| 我与群众鱼水情 | 周维莲原稿 董健成整理(25) |
| 参加地干班 | 易继魁(30) |
| 厉行节约要从一点一滴抓起 | 谭成浪(40) |
| 种试验田 | 向承举(45)△ |
| 我的简要回顾 | 刘美智(48) |
| 回忆在奉大巫农村工作组的战斗岁月 | 张光朝(64) |
| 我在中共地下组织的 11 年 | 戴披星口述 龚清明整理(69) |
| 解放 | 易继魁(77) |
| 回眸抗美援朝 | 潘泽民(81)△ |
| 巫峡境内剿匪、平叛侧记 | 谢家国(91) |
| 巫山大办钢铁回顾 | 向承举(97) |

| | | |
|----------------|----------------|-------|
| 我的检察工作生涯 | 易继宣 | (100) |
| 我记忆中的机关党支部 | 郑壮钦 | (105) |
| 五十年前我的“三反”总结 | 吕尔云 | (110) |
| 勤奋敬业必有绩 | 易继魁 | (113) |
| 匪窟擒首亲历记 | 曾庆康 | (129) |
| 一件让我掩卷遐思的重特侦破案 | 王洪涛 | (138) |
| 学当校长 | 邱会怡 | (146) |
| 我对文化工作的片断回忆 | 吴树业原稿 龚清明整理 | (152) |
| 巫师党建工作回顾 | 贺祥禹 | (160) |
| 从事农业区划研究纪实 | 杨自聪 | (163) |
| 大庙剿匪 | 易继魁 | (171) |
| 晚游艺海 | 吴树业 | (176) |
| 意真情更切 | 谢家国原稿 董健成整理 | (183) |
| 难忘的艰苦岁月 | 童明永口述 谢珍文整理 | (187) |
| 晚年历史靠自续 | 易继魁 | (192) |
| 与挑老二交友 | 曾庆康 | (205) |
| 忆卢少衡同志 | 曾庆康 | (208) |
| 后记 | | (214) |

易继魁同志简介



易继魁，男，巫山县两坪乡人，1931年12月1日生。1949年12月考入巫山地方干部训练班参加革命。

1952年5月入党，下半年任巫山县大庙区副区长，后任区委副书记、书记。

1958年8月调县委农工部任副部长，年底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为止。

文化大革命靠边站4年。

1970年恢复工作。先在县革委生产指挥组农业组工作。后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恢复县委职能后，恢复县委常委职务。

1978年任巫山县革委副主任。

1980年8月调巫溪县工作，任县委副书记。1981年任巫溪县县长，1982年任县委书记。

1986年6月调万县地区农业局任局长，党委书记。

1992年5月退休，7月到巫山搞旅游开发，任巫山小小三峡联合开发公司总经理。2002年任董事长。

在万县工作期间，参加地区民间文学研究会并任会长。四川省民研会会员，杂文学会会员。

重庆市直辖后，任万州区作协会员，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生爱好文学，坚持写作，自学成材，先后出版了六本书。

即：《三峡明珠——大宁河散记》1992年9月

《故土情缘》1997年3月

《小三峡与小小三峡》1993年12月

《小小三峡漂流》1996年2月

主编《绿叶上的脚印》报告文学集，1993年4月

内部出版言论集《巴山蜀水话农业》，1997年1月
回忆录《风雨七十年》已完成初稿

五十年代——纪律严明的时代

易继魁

50年代的中心工作是民主革命。也就是人们常讲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我作为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人，一出来就和进军西南来的老同志在一起。他们说话、做事、一举一动，是我们过去不曾见过的，都觉得新奇和羡慕。他们是我的榜样，是我革命路上的启蒙老师。如当时巫山大庙区的区委书记綦心田同志，是直接培养我入党人。他工作深入，态度和蔼，讲究方法，联系群众，因而受到老百姓的尊敬和爱戴。60年代他生了重病，腿走路不方便，有次他旧地重游到了大庙，几个村的群众争着要用滑竿抬他到家里去作客，令人感动之至。我1952年入了党，当了副区长之后，有次在接待群众时，态度不冷静，和来者发生争执。心田同志见到了，立即给我谈话，指出我不能以“官架子”对待群众，不能显得高人一等。我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并牢记老同志的教导。

解放初期，干部的待遇实行供给制，由国家发衣服、被盖、蚊帐等，吃饭发饭票、菜票、柴票，住户可以拿这些票证来兑换现金。像我们才参加工作的新干部，一个月发5角钱（旧币5000元）零花钱，谁也不会说钱少，因为参加革命都是自觉自愿的。当时流传着：“干部三件宝，钢笔、手枪、表”。可那时拥有这三件东西的人很少很少，我就一只钢笔。至于枪，手枪要当领导才配备的，一般人员可以带一支步枪。手表呢，就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我到了1955年以后才买了一块二手手表。

所有的人都将工作放到第一位的，不得三天两头请假缺席。我参加革命后，七年没有回家，家里的亲人也理解，连我祖母去世了也没通知我，过了几年才知道。我爱人 1954 年怀了孕，仍坚持在修水库的工地挑土筑坝，因而小产了。女同志生了孩子，是不兴男同志陪“月母子”的，好像这是不成文的制度，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现在说起来，也许没人相信，但那时确实是这样。有些家庭观念重的人，工作不能专心致志，不是自己脱离革命就是被动员回家。

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中，没收了地主家中的大量钱财和金银财宝，都是登记造册，原封不动地发给农民。任何人也不敢私吞或者低价购买，也不准土改工作人员和被斗争的对象有任何往来。庙宇镇石桥村有个姓吴的地主家有个女儿，是个中学毕业的学生，住在该村的某土改干部与这学生关系暧昧，被领导发觉了，立马清除土改队伍。

那时候的农村干部，都是要自带被盖、行李，深入到老百姓家去住的，而且要选那些在当地最贫困、最基本的农民家去住。有时会住岩洞，和农民一起盖包谷壳叶子。有人戏称“冲壳子”。由于生活条件不好，卫生条件差，每次下乡身上都要长出不少虱子。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还将虱子叫做“光荣虫”。记得 1953 年到县里开会，还得背被盖，那时没有招待所。每个人都必须脚踏实地的工作，是不准有半点弄虚作假的。我在地干班出来征粮，和福田一位姓张的同志分到中和区杨柳坪征粮。区领导有次叫他到杨柳坪后山的 16 保去工作，谁知他要小聪明，冒充领导给我写封信，叫我去。后来事情暴露了，此人被动员回家。

土地改革完成了，地主被打倒了，广大农民分到土地和胜利果实。农民们对土改干部非常感激，临行时，父老乡亲们千言万语，难舍难分。我们在庙宇镇田合村搞土改，一姓丁的老农民，把我当儿子看待。我回来了，每逢赶场他都要到区里来看我，常拉着我的手说：

“你们长期跑农村，很辛苦呀，千万莫累倒了。”后来，我在区里负责，将庙宇镇的新农村作为试点，经常住到冯老娘、王村长和妇女主任李诗珍家，相互熟悉信赖得像亲戚一样。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爱人 50 年代是区里的妇女干部。和我在新农村蹲点。70 年代，她到王村长家去了，王的爱人和妇女主任三人到了一起，在王村长床上坐了一晚上，彼此推心置腹有说不完的话，真正体现了党的干部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80 年代，我调到巫溪工作后，大庙有位基层干部的儿子还专程到巫溪去看我，使我很感动，同时我也为自己 50 年代与基层干部建立的友谊发展到下一代成为“世交”感到欣慰。

“文化大革命”中，我靠边站受到批斗。有次我被“造反派”押到大庙接受批判，可能“造反派”认为我在大庙工作了 8 年，在那儿当过区委书记，老百姓一定有很多意见。不想，每次弄出来批斗，当地群众一个也没有出来揭发的，我站在台子上，见到一些和我关系好的群众站在我面前掉泪。有次批斗会后，区里炊事员老张恶狠狠地喊我：“易继魁！你出来！”我提心吊胆地和他一道走到他屋里，他把门一关，说：“街上有人给你送了碗饭来，快吃！”我迟迟疑疑地接过一大碗白米饭，用筷子一扒，饭里全是埋的瘦腊肉。我感动得一面流泪，一面大口大口地把饭吃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说明只有真诚地对待人民，人民才能从心里关心你。80 年代我在创作散文《包谷粑》时，将这件事写到文章里，尽情地抒发了内心的感情。觉得和人民的关系像人的眼睛里不能有沙子一样，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那个时候对干部的要求特别严格。和我一道在大庙参加土改的地干班有个姓沈的同学，他住在庙宇镇的白庙村，土改完成了，老百姓为了感谢他，敲锣打鼓放鞭炮从村里一直把他送到区公所，还送了面大锦旗。他也沾沾自喜地走一路。但此事区领导不喜欢，认为他好大喜功，放任自流，没有制止。土改运动结束了，他被动员回家了。用现在的